



叶法善养生思想之渊源考论

李玉用¹, 周博²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44;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 唐代道教大宗师叶法善的养生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依据碑刻、历史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和考论叶法善养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渊源, 认为道士世家叶法善家族所积淀的养生思想和叶法善多元的道教养生师承及道教实践是叶法善养生思想的两大主要渊源。其中, 薪火相传的家学养生、儒道合一的道教养生和内外有别的丹道养生等特色鲜明。

关键词: 叶法善; 家族养生; 道教养生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中图分类号: B958

通讯作者: 李玉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On the origin of Ye Fashan's health preserving thought

Li Yuyong¹, Zhou Bo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2.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Abstract: Ye Fashan, a great Taoist master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rich health preserving thoughts. Based on th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and examines the main origin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e Fashan's health preservation thought, and believes that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thought accumulated by the Taoist family Ye Fashan and Ye Fashan's multiple Taoist health preservation teachers and Taoist practice are the two main origins of Ye Fashan's health preservation thought. Among them, there a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amily health preserving, Taoism health preserving, which combines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Dan health preserving.

Key words: Ye Fashan; Family health preservation; Taoist health preservation

据浙江大学牵头组织的《武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研究》课题组的调查^[1], 浙江省武义县境关涉唐代道教大宗师叶法善的道教文化场所主要是冲真观。叶法善家族原住在括苍县卯山(今浙江省松阳县境内), 后迁移到括苍县白马山(今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石室居住。叶法善舍宅而在今武义全塘口南建道观, 初名宣阳观, 后改名冲真观。宋致和年间重修。明宣德年间几不振, 道士高希度等兴复。乾隆以后渐毁。嘉庆年间卯山道士丘明

净来作观主, 有所重修。清代咸丰十一年十一月遭太平军全部拆毁, 同治八年复建。光绪年间道士周成定等有所重修。二十世纪初叶, 在毁庙办学运动中, 务本小学堂附设冲真观, 搬迁后又为县农校占据。现冲真观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力量的合力运作下, 有了一定程度的复建, 已然成为武义打造叶法善养生文化之城的重要物质文化载体。武义涉及到叶法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叶法善道教世家和叶法善邀唐皇游月宫的



传说。关于前者的研究，可以详参台湾成功大学丁煌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吴真教授的相关论著之考论^[2]，兹不赘述；而后者则多存于人们的口耳相传和一些神异小说以及文人笔记之中，描述情节多大体相同，则是人物有少许出入。

笔者十多年前受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孔令宏教授的邀请，参与到《武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研究》课题组中做过相关调研，后来也曾对叶法善的交游和思想撰写成文^[3]，这些文章也多在武义的文化盛事暨江南养生旅游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逐年提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多层次、多元化。有鉴于此，叶法善的养生思想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受松阳县委统战部的邀请，也曾做过相关研究^[4]。但这些年沉淀下来，总感觉自己既往的相关研究要么存有隔靴挠痒之肤浅，要么便有过度诠释之嫌，诚然包括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所撰述的关于叶法善养生方面的论著也大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学术在于求真，文化在于发展。所以，本文力图基于相关文献史料，尝试对叶法善的养生思想之渊源做一些合理的考论，严格遵循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以期相关推论既合于逻辑，又在情理之中。

一、叶法善的家族养生思想之积淀

在《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又称《御制叶真人碑》）中记载：叶法善，字道元，祖上为南阳人（今河南省）。由宋人马光祖撰序的《唐鸿胪卿越国公灵虚见素真人传》（后人简称《唐叶真人传》）中则有更加清晰地描述：“真人姓叶，名法善，字道元，一字太素，本南阳人也。自叶公沈诸梁之后，属汉末桓、灵之时，避地江左。鼻祖俭寻佳山水，得会稽之南乡，隐于卯酉，家于松阳焉^[5]。”也就是说，自叶俭起，叶家已经搬离南阳，至于何时搬离南阳，尚缺乏进一步的文献加以确证。不过，结合《道藏》中《越国公叶真人世系之谱》，可知叶俭致仕后，“寻佳山水”，最终安家于松阳（今浙江省）。所引文献中的“寻佳山水”值得重视，山水不仅是人们生存、生活之依托，更是能够养身延年和养心悅志的自然基础，由此可见叶氏家族至迟自叶俭起是颇深谙这一点的。

叶俭为叶家南迁松阳之初祖。松阳鼻祖叶俭，字巨文，一字仲廉，为晋折衡将军、迁散骑常侍，官苍梧太守^[6]。叶法善为叶俭的第十七世孙，根据《越国公叶真人世系之谱》所载：叶法善高祖讳乾昱，曾祖讳道兴；祖父讳国重，字雅镇，即“有道先生”，叶国重娶彭城刘氏生五子。叔祖静能，曾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父慧明，字德昭，也娶彭城刘氏女生二子，法善为长子，道感为次子^[7]。将上述谱系，考较于叶法善生前向朝廷乞为已经去世多年的祖父叶国重和父亲叶慧明分别撰立的二碑即《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和《叶慧明碑》，我们大体可以整理出叶法善道士世家的谱系即：叶乾昱——叶道兴——叶国重（其弟叶静能）——叶慧明——叶法善^[8]。现存文献里，叶法善高祖叶乾昱的描述甚少，《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记他：“克壮其犹，永孚于德，瑾户习隐，塞兑亿坤，硕肤长材，通理博艺，虽安车累至而坚卧固辞，故庆祚克开，眉寿维永矣^[9]。”在此，我们能看到一位“硕肤长材，通理博艺”具有道家情怀，更准确地说，具有大隐风范且因之而长寿的叶乾昱，能如此，大概得益于他的“养德”（永孚于德）和“习隐”（瑾户习隐），无疑，养德和习隐是古人养生颇为重视的两大“工夫”。《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描述叶道兴为“性守宫庭，道敷邦国，居鬼从地，帅神从天，受箓以惮之，飞符以比之。扼魍魎之邪，刘台之崇，有足奇也^[10]。”可见，叶道兴已经成为“厌劾鬼神”的受箓道士了。文献虽没有明确指出叶道兴的道术承自，但结合栝州、天师道在地理空间和心理习惯上的诸多关联，将叶道兴归结为天师派道士，似乎不会有太大之误差^[11]。文献中的“性守宫庭，道敷邦国”实际上便是道家道教所推崇的理身理国合二为一思想的实践方面的操守追求。

到了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叶家的道术开始发扬光大，叶家作为后来意义上的著名道教世家，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记载叶国重，“先生灵承道宗，异闻训诱，弱丧文貌，幼尚真笃，仙骨有象，童心不萌，专精五龙，遍游群岳^[12]。”文献中提到的“五龙术”实为天师道安宅术的一种。不仅如此，精通传统天师道道术的叶国重因“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达死生之占，



体物气之变……不饮不食，数十载于兹，乃升闻帝庭^[13]。”从叶国重这辈起，叶家的道术包括养生之术（如内修、辟谷等）开始逐步突破浙西南尤其是括州一带地方道教视野的囿置，而向当时的政治宗教中心区域帝京即长安蔓延。叶国重的弟弟即叶法善之叔祖叶静能（也有称之为叶靖能）曾先后在高宗朝与中宗朝廷内道场充任道士，《太平广记》卷二六有云：“（法善）叔祖静能，颇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14]。”《道藏》中的《唐叶真人传》文前附有的《越国公叶真人世系之谱》也将叶静能归之为叶国重的弟弟即叶法善之叔祖。与弟弟叶静能到帝京拓展叶家的道教事业不同（最后也因卷入上层的政治斗争，历史文献对其多有讳隐），叶国重似乎并未远离家乡，而一直在括苍地区延续叶家道教世家的法脉^[15]。叶国重之子即叶法善之父叶慧明“袭上德，延庆灵”，也似乎并未到帝京开拓事业，而是一直在括州地区“代增其业，启秘策之高妙，扬玄津之洪波，道征若声，心磨苦气，吹律暖谷，运历知天”，虽“屡下辟书”而“终不应命”^[16]。此处文献中的“心磨苦气，吹律暖谷”等明显是道家的内修养生之术。

叶法善出生和成长于浙西南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道教世家，而其所谓家学渊源以往学者们研究和关注较多的主要是传统天师道所擅长的符箓，尤其是劾役鬼神等道术，而对于上述文献所揭示和考论出来的叶家历代养生之术的积淀却少有关注。其实，我们如认真品读《旧唐书》所载：“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等不难发现，“摄养”在其祖传家法中排在首位，就不是偶然的了，“摄养”何为？“养生”是也！道医孙思邈还著有《摄养论》，其中谈到“气禀于天，非我所主，德之不修，我之罪也，何有于寿哉！”在前文的考论中，我们知道叶法善高祖叶乾昱，之所以能具有大隐风范并因之而长寿，这里便可以明确说，是得益于他的“养德”（永孚于德）和“习隐”（堉户习隐），即叶家的“摄养”家学，从广义上说，从南阳播迁到浙西南的叶俭，“寻佳山水”不也是一种“摄养”吗？诚然，考论叶法善的养生思想之渊源，目光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叶家的家学，在叶法善后来的成长和求学问道的经历中，其异常丰富的师承、交游无疑也是其

养生思想之另一主要渊源^[17]。

二、叶法善的道教养生思想之承传

唐玄宗御制的《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这样记述叶法善的师承：“由是便于青城赵元阳受遁甲步玄之术，于嵩高韦善俊传八史云躄之道，宴息于罗浮栝苍，往还于蓬莱方丈，灵图秘诀，仙符真度，宝箓生券，冥感空传^[18]。临目而万八千神，咽胎而千二百息，或潜泳水府，或飞步火房，或剖腹濯肠，勿药自复，或剜睛抉膜，投符有嘉，或聚合毒药，服之自若，或征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群鬼，奔走众神，若陪隶也。故海内称焉，千转万变，先朝宠焉，一昼三接^[19]。”文献中提到叶法善“宴息于罗浮栝苍，往还于蓬莱方丈”，多方求师，《道藏》中的《唐叶真人传》里，叶法善抱着“不遇名师，将何度世”的信念，“岁方十三，从括苍山入天台、四明、金华、会稽，涉江浙北，入天柱、天目、姑苏、洞庭、句曲、衡山、霍山，南游剑水、登赤城至罗浮等处^[20]。凡名山圣地，自江汉之南无不经历^[21]。”叶法善云游天下，可以说是尽得各家之真传：“寻诣豫章万法师，求炼丹、辟谷、导引、胎息之法，但熊经、鸟申、吐故纳新、食松、茹术，无荣于世。……入蒙山，访求隐术，于是山路，遇一羽士，……以仙书一卷、神剑一口相报。……今汝行三五盟威正一之法^[22]。”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叶法善的师承，更为重要的可以看出他从求师问道的实践中觅得很多道术和养生之术。尤其较为明确的道教养生之术如“寻诣豫章万法师，求炼丹、辟谷、导引、胎息之法，但熊经、鸟申、吐故纳新、食松、茹术，无荣于世。”元代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万振》有载，说万法师有长生久视之道，曾为唐高宗召见，并以“无思、无为，清静以为天下正，治国犹治身也”来回答高宗的征问治国养生之道。这个万先生在唐玄宗御制的《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有记述，说明此人也为唐玄宗所知：“先生幼有奇质，长标特操，神照体外，骨秀形表，故万先生目之曰：子书成仙格，方自仙宫，吾将及尔为同寮也^[23]。”通过李隆基的碑铭序文所述，叶法善甚得万法师之钟爱，当亦承传了万振的道教养生之术。



通过异常艰辛的求学问道的广泛实践,叶法善已经掌握了作为道教一代宗师的基本资质和条件,如符篆、存神(临目而八千神)、胎息(咽胎而千二百息)、外丹(飞步火房)、内丹(潜泳水府)、医科手术(或剖腹濯肠,勿药自复,或剜睛抉膜,投符有嘉)、解毒法(或聚合毒药,服之自若)以及祖传之厌劾鬼神之法(或征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群鬼,奔走众神,若陪隶也),等等。可以说,至此,叶法善已然成为了道士世家家学熏陶和道教问道实践双重加持下的有唐一代道教大宗师,也是有唐一代养生大师。唐显庆(公元656~660年)中,叶法善因道术高超和养生有术而为唐高宗征诣京师,《旧唐书》卷一九一《叶法善传》中有清晰的记载:“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24]作为内道场供奉的高道叶法善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家的顶级养生顾问,“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25]。文献不仅道出了帝王对叶法善的高度信任,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叶法善秉持一种清醒的养生态度和客观认知,对比历史上一众怙帝帝王胡乱吃药吞丹而致死致残的所谓道士们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其实,笔者以为这种态度和认知也是我们今天挖掘和弘扬叶法善的养生思想所需遵循和发扬的。

三、叶法善的养生思想渊源之特色

其一,薪火相传的家学养生。《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说:“宗文素履,家代隐仙,道一相孕,薪火交传,黄公术左,赤水珠联,道开幽键,性与真詮,一门累祖,四至百年。”这段碑文里叙述的浙西南叶法善道教世家“薪火相传”的是什么家学呢?在新旧两唐书中,实际上有非常清晰的交代,所谓“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篆,尤能厌劾鬼神。”简言之,劾鬼隶神的道教法术是叶氏家族的祖传家学,除此之外便是“摄养占卜”即养生之术(占卜术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是一种心理抚慰或精神镇静,是对不确定命运或偶然性的一种外在寻求,实也属于养生范畴),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出生在如此时代、如此家庭的叶法善可谓得天独

厚,《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这样来描述叶法善:“幼得父书,早传成法”,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浙西南叶家不仅世传天师道法尤其是劾鬼隶神之法,而且有自己本门的一套对天师道法的所解、所专,因而形成了重要家族传统即所谓的“成法”[26]。这种成法的底色无疑包括上述所讲的摄养占卜之术。唐显庆中(公元656~661年),唐高宗征召叶法善到京师,并将其留在内道场。应该说,为当朝皇帝所召并最终能留在内道场的道士,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突出”之处的。叶法善凭借其深厚的家学渊源,继承和发扬浙西南叶氏家族以劾鬼隶神的实用技术和摄养占卜的养生之术而在名道辈出的盛唐时代独树一帜。明人周思得(公元1359~1451年)所编《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三《朝真诣帝门》对东汉至宋元道教科仪诸宗师,有一总结性的阐述云:“唐叶靖天师行飞神御气之道,神虎追摄之法,杜光庭天师立黄篆斋醮之仪,二师兼行,此道愈大”[27]。此叶靖天师当指唐叶法善天师,在后来的传世文献中,“叶靖”、“叶靖能”、叶法善甚而其裔孙叶藏质的材料经常有互相窜入之状况。如果这里的叶靖确指叶法善的话,那么在周思得看来,叶法善和杜光庭实际上分别代表着唐代道教的两个传统即叶法善及其道教世家代表道教劾鬼隶神的法术传统当然也包括其养生传统,杜光庭则以其对道教总结性的科仪整理代表着道教的科仪传统。

其二,儒道合一的道教养生。从现存碑文如《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叶慧明碑》《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以及《唐叶真人传》等碑刻和文献来看,道法高深的叶法善其实还有十分丰富的孝道思想,可以说,儒道二家思想在他身上有着很好的融合和体现。有关这一点,宋人马光祖在《唐叶真人序》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平生精炼修习,仙风道骨,夙与神会,故能感遇契合如此之易;亦其孝于亲,忠于君,有以动天地,感鬼神”[28]。此言然也!纵览叶法善的孝道思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叶法善的孝道是覆盖到无情万物,这是一种广泛的孝道,乃“情深大孝”,是建立在先秦道家“万物一体”理论基础上的孝道,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来宋儒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之先声;不过两者之



理论基础是不同的,尽管在表现上有其一致之处。重视孝道,在儒家看来是德行德修的本分体现;在道家道教来说,无疑是一种养生之道、之术的体现,无论从叶法善的高祖叶乾昱的“养德”,还是从后世道教倡导延年益寿、成仙证真都需重视“修德”这个前提。身为道教大宗师的叶法善则把儒道合一、德术双修有机地融合到他的含蕴丰富的养生思想和养生实践之中。

其三,内外有别的丹道养生。隋唐开始,道教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在热衷于外丹炼制的同时,开始注重寻求内修超脱之路。当时一部分具有敏锐洞察力的道士已经开始厌烦炉火之事,转而对道教传统的炼气术、存思术等进行重新思考,在经过他们创造性的诠释之后,由其中开辟出一条新的证道之途——内丹修炼之道。在这群富有创新开拓精神的道士中,大宗师叶法善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叶法善精于外丹炼制,他对外丹炼制虽不反对,却保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29]。”此事也见于《新唐书》载录。“金丹难就”,说明叶法善对金丹的炼制是有清晰认知的,“请核其伪”,说明叶法善对炼制外丹的严谨态度,说明在叶法善心目中,其实是有一套足够成熟的金丹炼制程序和标准供以检测的。从中我们也可推论出,叶法善其实对帝王们热衷的外丹养生是持有深深的怀疑的。但他并没有直接反对,而是希望用“徒费财物”和“有亏政理”来试图说服君王转而弃之。叶法善善于“破”,也善于“立”,他在参悟外丹之理的基础上,通过对道教传统的存思、胎息等内修术作创造性的解释而转化出内丹养生思想^[30]。关于修炼内丹的鼎,叶法善认为应把己身视为丹鼎,在人体之内寻找风靛、炉炭、土模、砺石等炼丹用具。如曾慥《道枢·九仙篇》载有叶法善的论述,“神仙之剑何谓也?先收日月之精华,后起心火锻之。日月者肾也,于是肺为风靛,肝为炉炭,脾为土模,胆为砺石。一息气中,为法自成矣^[31]。”这段论述,叶法善清楚地向我们描述了内丹修炼之鼎的问题,事实上这和传统内修之术是有很大区别的。内丹修炼的药物是

它区别于外丹的一个根本标志。尽管宋元之后内丹有诸多派别,在修炼内丹的程序、火候、丹理的理解上有诸多差异,但无一例外,都把己身的精气看作药物。《道枢·九仙篇》记载,叶法善将药物分为水火,认为水火两种大药皆出自于人身:“光辩天师曰:水火者,古先圣人之大药也,不在于外而在吾身焉。心,火也,应于离;肾,水也,应于坎。故造金丹者,须凭龙虎水火者也。”文献中的“光辩天师”即大宗师叶法善,这而“金丹”当指内丹,这是早期内丹学派的一种习惯用法。叶法善认为修炼金丹的药物出于人的心、肾两部位,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内丹思想。叶法善进而认为,水火二药只有相互交合,才能结成金丹(内丹)。《道枢·九仙篇》说:“先之净其坎户如水,而后下龙虎焉。于是交之有度,用之有数。”这里的“交之有度,用之有数”,实际上贯穿着龙虎在交合过程中的火候问题。以上的考论有力证明了叶法善具有非常丰富的丹道养生思想,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可参见笔者之前的文章,这里不再赘述^[32]。

参考文献:

- [1] 浙江大学人文旅游研究中心编著:《武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未刊本,2009年。
- [2] 丁煌:《叶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讨》,《汉唐道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 [3] 李玉用:《道教大宗师叶法善考》,《2010中国武义国际养生旅游论坛暨叶法善道家养生研讨会论文集》;《叶法善交游考》,《2016中国武义江南养生旅游高峰论坛论文集》。
- [4] 李玉用:《叶法善丹道养生思想发微》,中共松阳县县委统战部编《叶法善养生文化探寻》,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
- [5] 《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 [6] 《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 [7]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 [8] 吴真教授对此考证,与笔者考证相吻合,请参见其《唐宋时期道士叶法善崇拜发展研究——内道场道士、



法师、地方神祇》(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9]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10]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11] 关于叶道兴及叶法善道派的归属,吴真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唐宋时期道士叶法善崇拜发展研究——内道场道士、法师、地方神祇》(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中有比较详尽的探讨,请参见论述。

[12]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13]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14] 《太平广记》卷26《叶法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0页。

[15] 《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提及,其后来曾被追赠为“银青光禄大夫、歙州刺史”。

[16]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17] 《旧唐书》卷一九一《叶法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07页。

[18] 关于叶法善师承的考证,参阅了丁煌教授:《叶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讨》(《历史学报》1988年第14期)和吴真教授:《唐宋时期道士叶法善崇拜发展研究——内道场道士、法师、地方神祇》(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中的相关论述。

[19]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20] 《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21] 《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22] 《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23]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24] 《旧唐书》卷一九一《叶法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08页。

[25] 《旧唐书》卷一九一《叶法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08页。

[26]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27] 《藏外道书》第16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10页。

[28] 《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29] 《旧唐书》卷一九一《叶法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08页。

[30] 关于叶法善内丹思想的阐发,参阅了张广保教授的著作:《唐宋内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31] 转引自张广保教授:《唐宋内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32] 李玉用:《叶法善丹道养生思想发微》,中共松阳县委统战部编《叶法善养生文化探寻》,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李玉用(1979-),男,汉族,江苏阜宁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道家道教和儒释道三教关系;周博(1999-),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